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沈从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沈从文>>

13位ISBN编号：9787515310657

10位ISBN编号：7515310650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傅晓红

页数：170

字数：1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沈从文》是《中学生延伸阅读大家小传》之一，由傅晓红编著。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自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心中的“湘西世界”，创作出一系列代表作，如小说《边城》《长河》、散文集《湘行敖记》等。
后转入历史文物研究，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里程碑式的巨著。
其作品《边城》(节选)、《端午日》《腊八粥》《云南的歌会》等被收入各种版本的中小学语文教材。

作者简介

傅晓红，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8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1986年进入《钟山》杂志社，历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执行副主编。
现任江苏省作协创研室主任。
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
著有人物传记《冰心》等。
编发的作品曾获全国百年潮报告文学一等奖、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等。

书籍目录

引子
故乡与童年
一本小书与一本大书
辛亥革命这一课
读一本小书与一本大书
预备兵
军营生活
第一次恋爱
在常德
第二次从军
山大王
转折
来到北京
窘困与独立
最好的朋友
《红黑》与《人间》
师生恋
生离死别
营救丁玲
结婚
论争
《边城》
流亡岁月
重返北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蜚声中外

章节摘录

山大王部队要派人去川东填防，有同乡来找沈从文，问他有个去四川的名额，文件收发员，月薪九元，愿不愿意干？
还告诉他，若愿意去，由他来同参谋处商调，将来回湘时再回原处，毫不费事。
听说可以去四川，沈从文又激动又高兴。
他想，当初当补充兵时，若是跟着部队开到四川，没有留守，自己的骨头早就腐烂了。
这命，就好像是捡来的，这次就是被子弹打死了，也不碍事。
另外，他一直有个心愿，想看看巫峡。
沈从文的两个朋友，从书上知道了巫峡的名字后，徒步从宜昌沿江上重庆。
他们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跟沈从文说起巫峡的高、大、险，那种种趣味，实在让沈从文神往倾心。
他心想只要去了四川，再去巫峡就方便多了。
沈从文立即答应了同乡，不管给多少钱，不管什么位置，都愿意去。
三天后，他便随着人马上路了。
沈从文新的职务是机要文件收发员。
临动身时每人可以向军需处支领一月薪水。
拿到了九元钱，沈从文买了一双丝袜，半斤冰糖，其余的钱都扎在背包里。
当时天气很热，还用不上棉被，为方便行军，沈从文把两条旧棉絮送了人，背上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上路了。
这全部财产是：旧棉袄一件，旧夹袄一件，手巾一条，夹裤一条，袜子一双，鞋子一双，白布单衣裤一套。
再有的就是：《云麾碑》、《圣教序》、《兰亭序》、《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些碑帖比他的衣裤值钱得多。
湘、黔、川三个省份的接壤处，实在有许多秀丽的自然风光，沈从文一边跟着大部队行军，一边欣赏大自然的奇观。
一次渡筏，青青的毛竹扎成的竹筏，在静静的溪水中游动，两岸是夹竹林高山，让人感到无比的幽静，十年后，这极其鲜明的印象和感觉还留在沈从文的记忆中，他把这感觉写进了小说《边城》中。
有个叫棉花岭的地方，上三十二里，下三十五里，这个山坡把部队折磨了一整天。
可是分段分层慢慢爬上这样一个高坡，从岭头朝下望去，云雾缥缈，无数小山包在薄纱中若隐若现，那似若仙境的画面，十多年后仍然让沈从文神往激动。
在四川边境路过一个贸易集场，据说旺季这儿每次都有五千头牛马的交易。
还经过一个古寺院，看见十来株六个人也抱不拢的古松树。
寺中南边有一个白骨塔，塔顶形似穹庐，用刻满了佛像的石头砌成。
塔底有一圆坑，呈锅底状，里面人骨零乱，据称有千百具，有些腕骨上还套着麻花绞银镯，可谁也不敢去取它。
听寺僧说，前一年闹神兵，一城人都死了，半年后才将人骨收拢来，三年后再焚化。
真让人叹怜。
每日晚上落店，人多铺少，兵士们都养成了一条长凳当床睡的习惯。
沈从文一连三天都在长凳上睡觉，从没半夜掉下地来。
他不但在凳子上睡，还能在方桌上睡。
如果连一张板凳也弄不着，他们就睡在屋外的稻草上，望着夜空上的流星飞落，进入梦乡。
部队在龙潭驻扎了下来。
这是个富庶地区，市面不大，但商店整齐，有邮局、旅馆，还是桐油、花纱杂物的交易集散地。
龙潭有一个远近百里著名的龙洞，洞深得有半里路，高有数十丈。
洞中流出一股泉水，长年不断，寒冷彻骨，部队到达时正值6月，可兵士们没有一人敢去洗手洗脚，因为一碰此冰水，骨关节就会疼痛麻木，失去知觉。
沈从文却最喜爱到龙洞来，每天必来一回，在洞中的大石板上坐上半天，听洞水漱石的声音，吹凉风

解暑气，最后用一个大葫芦贮满了泉水回去，款待同事和朋友们。
那地方还有小河，沈从文也喜欢到河边去，独自坐在河岸高崖上，看船只上滩，船夫们背着纤绳，身体几乎贴在河滩的石头上，“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
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
”（沈从文《从文自传》）。
沈从文默默地注视着船夫们的一举一动，船拉上滩后，船夫们伏身在河里喝水，坐在石头上用手拭汗……这一切照例能让沈从文感动得厉害。
平时的公务并不多，收到外来的文件，在簿籍上照款式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收；发出去也同样记上一笔。
沈从文保管着七本册子，一本是来往总账，六本是分记录。
这些册子每天晚上九点，必须送到参谋长房内，好转呈司令官检查。
沈从文每月可得九块钱薪金，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
沈从文也不知如何花费，一发钱不是邀朋友们上街到面馆吃面，就是被朋友借用完，他自己从不知道缝制点衣服。
身上只有一件衣。
换洗时，若天气好，一会儿就晒干了；若天下雨，照规矩是不能赤膊去吃饭的，他只好老老实实饿一顿。
在进川部队里当差弁的，共有十二人。
沈从文与他们都混熟了，彼此关系都很好。
不过对那个当差弁头目的刘云亭，沈从文却特别感兴趣。
刘云亭有二十八岁了，原来是个土匪，真正的山大王。
用自己的两只手打死过两百多人，还曾经有过十七位押寨夫人。
这个山大王身材矮小，浑身黝黑，除了一双放光的眼睛外，任你怎么估也估不出他有多少勇气和精力，可沈从文知道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前一年在辰州河边，寒冬腊月天，有人说：“谁敢现在下水，谁就是不要命了。
”山大王什么话也不说，脱光了身子，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在冰凉刺骨的水里游了近一个小时。
上岸后走到那人跟前：“一个男人的命被这点水就会要去了吗？
”如果有人诉苦说自己赌牌被骗把荷包掏光了，他听了一句话不说，一会儿就会找到作弊者，把钱要回来，然后将钱一把掼到受骗者面前，又一句话不说就走开了。
山大王曾经被司令官救过一次命，于是他不再做山大王了，心甘情愿地在司令官身边做了一名亲信，侍候司令官就像忠实的奴仆。
沈从文与山大王隔壁住着，山大王经常走到他房间来与他谈天。
渐渐地，沈从文知道了他的许多故事，山大王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只知道老老实实地种地，怕事又怕官。
谁知竟被军队抓了起来，当成土匪，押去枪毙。
还算他命大，临死前居然逃脱了。
后又被人拉上山落了草。
“最我从他那里学习了一课古怪的学程。
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强奸妇女，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到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
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
我从他坦白的陈述中，才明白在用人生为题材的各种变故里，所发生的景象，如何离奇，如何炫目。
”（沈从文《从文自传》）山大王还会唱点旧戏，画几笔兰草。
每次跟沈从文聊天聊倦了，就会跳到桌上去演唱《夺三关》与《杀四门》，他的武把子显然比笔杆子当行得多。
一次吃饭时，有人告诉说，河对面的庙里，川军押着一位女匪首，一个出了名的美人，十八岁就做了

女土匪头子。
被抓住后，川军的年轻军官都为她倾倒、发疯。
有两个小军官居然为她大打出手丢了性命。
解到旅部后，大小军官都想占她便宜，可谁也得不到她。
听到这个消息，沈从文那颗对一切新鲜事物都好奇的心又骚动了起来，他很想去看看那个女土匪。
于是就说笑话，说谁能带他去看看，他就请谁喝一斤酒。
话说完了也就忘了。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山大王突然来找沈从文：“兄弟，跟我去一个好地方，你就可以看你要看的东西。”沈从文还来不及问清楚去什么地方看什么东西，就被山大王一把拉出了营房。
两人乘小船过河来到了庙里。
山大王跟看守庙的一排川军很熟悉，打个招呼就带着沈从文来到后殿的一个院落。
只见栅栏的后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妇女。
那妇女正背对着门凑在灯前做针线，山大王走近栅栏说：“夭妹，我带了个小兄弟来看你！”那妇女回过脸来，并站起身向栅栏走来，沈从文大吃一惊，那妇女有张白白的脸，大大的眼睛。
脸庞算不上什么稀罕美人，但那副匀称的身段，那袅袅走来的步态，沈从文怎么也不能把她和杀人不眨眼的女匪首联系在一起。
这女人还戴上了脚镣，但她用布片包好了。
走动时并没有声音。
她与山大王闲聊了几句，就很着急地问：“刘大哥，刘大哥，你不是说那个办法吗？今天已十六了。”山大王回答：“我知道，今天已十六了。”“知道就好。”“我也着急，曾去卜了一课，说是月份不吉利，动不得。”“呸！”沈从文看见那妇人沉下了脸，不再开口说话，灰暗的灯光下，她的眼睛里有着几分幽怨，整张脸显得分外凄美。
沈从文好奇地注视着她，但也很留心山大王的表情。
他看见山大王对那妇人把嘴向他努努。
沈从文知道他在这儿妨碍了他们两人的交谈，就赶快说想先回去了。
那女人很客气地说：“小兄弟，明天再来玩。”沈从文点头答应着，山大王便把他送出了门。
在庙门口，山大王还悄悄捏了捏沈从文的手。
作出有许多秘密以后再告诉他的样子，又转身进去了。
沈从文那一晚一直睡不着觉，他又想起了过去参加清乡部队所经历过的一切，这个叫夭妹的女人怕也是受了冤枉，被当成土匪关起来的吧？
因为无论怎么看，她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第二天吃早饭时，副官处的人议论纷纷，说是女匪首一早已被川军拖出去砍了头。
有人还亲眼看到，说她砍头时神态自若，头掉地尸身却还不倒下……沈从文一听这消息，大吃一惊，昨晚还看见她，她还约他今天去玩，怎么就被杀了？
他赶紧跑去看，只见夭妹的尸体已被人用白木棺材装殓，停放在路旁，地下有一摊血与一堆纸钱焚烧后的白灰。
沈从文心里乱乱的，赶紧去找山大王。
只见他躺在床上，两眼定定地望着房梁，一句话不说，脸色好吓人。
沈从文后来从别人口中才知道整件事的原委。
原来这个叫夭妹的女匪首，虽然长得标致，但为人非常毒辣。
她早就应该被砍头了，但她还有七十支枪埋在地下，只有她一人知道埋枪的地点，照当时的市价，这

批武器将近值一万块钱，是笔很大的数目。
因此就把她拘押着，还特别地优待她，想诱骗她说出埋枪的地方。
山大王经常去庙里玩，与川军排长很熟，知道了这件事后，就对夭妹说，他自己也有60支枪埋在湖南边境上，并说要想法保她出来，一同把枪挖出来再去山上落草，做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山大王快活下半世。
夭妹相信了他，就在沈从文跟山大王去的那天晚上，夭妹以身相许，两人在监狱里作了一夜夫妻。
不料被川军看守发现，触犯了当兵的最大忌讳。
川军大小军官想占夭妹便宜而不得，现在却被一个外人占了先，众人愤愤不平。
一排人上了刺刀守在门边，要与山大王算账。
刘云亭不慌不忙，听到川军高声叫着他的名字让他出来时，他紧了紧皮带，拿出两把放着蓝光的小手枪，在手中掂掂，朗朗地说：“兄弟们，天上野鸡各处飞，谁捉到手是谁的运气。
今天小有冒犯，万望海涵。
若一定要牛身上捉虱，钉尖儿挑眼，不肯高抬贵手，那不要见怪，枪子儿可不认人！
”川军才知道刘云亭不是个好惹的人，真动起手来，一条命要几条命换。
况且他们才一个排，湘军有几个营，到头来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只好让出一条路，眼睁睁地看着刘云亭大摇大摆出了庙门。
既然奈何不得刘云亭，川军便立即拿夭妹开了刀。
夭妹死了，山大王躺在床上整整一个星期，不说话也不吃饭，大家都很怕他也不敢去惹他。
七天后，忽然起了床，又和以前一样豪爽了。
他跑到沈从文的房间，对沈从文说：“兄弟，我运气真不好，夭妹为我而死，我哭了七天，现在好了。
”沈从文看他的样子既可笑又可怜，只好握握他的手，表示同情和惋惜。
在龙潭一住就是半年。
去巫峡一时还没有机会，沈从文对龙潭的生活却不满足了。
在这些日子里，除了写字有些长进，每天还是很无聊，除了吃喝，便是看杀人。
这时有个机会可以回湖南，沈从文争取到了。
就要动身前，刘云亭突然来找他，说自己也要回湖南，已批了假，打算和沈从文一起坐小货船走。
原来，刘云亭最近与当地的一个洗衣妇相好，想娶她作姨太太。
洗衣妇的亲属在司令官出门时拦路告状。
回来司令官就对刘云亭说：这事不行，我们在这里是客军，再这样胡闹会影响军队声誉。
刘云亭不服，便对别人说：这是我的自由，司令官不许我娶她，我就请长假回湖南，拉队伍上山干老本行去。
他果真去请假，司令官略加思索，也就批准了。
沈从文在自己的护照上加上了刘云亭的名字，两人一起去看了船，盘算着沿途看哪些风景码头，好好玩一玩。
就在临走的那天，两人正在收拾行李，有人喊刘云亭去军需处算账，领军饷。
刘云亭高高兴兴地走了。
突然，楼下响起了卫队集合的哨声，值日官连声喊着“备马”。
沈从文心中纳闷，照情形好像是要杀人，但杀谁呢？
难道有逃兵？
他赶紧走到窗前，推开窗子，正好看到刘云亭已被剥光衣服，五花大绑地捆着，站在院当中。
卫队也已列队站好，准备出发。
看样子，刘云亭就要推出去砍头了，沈从文的心一下提了起来。
剥了衣服绑起双手的刘云亭，耸着一副瘦瘦的肩膀，比平时瘦小很多。
他向两旁楼上高声喊着：“参谋长、副官长、秘书长、军法长，请帮我说句公道话吧。
求求司令官恩典，不要杀我吧。
我跟了他多年，不曾做错一件事。

我太太还在公馆里伺候司令太太。
大家做做好事说句好话吧。
”大家互相望着，都不吭声。
这时司令官从大堂客厅中从从容容地走了出来，他手里执着一支象牙烟管，很优雅地跟两旁的高级军官们点头打招呼。
最后对刘云亭说：“刘云亭，男子汉大丈夫，不要再说什么话丢自己的丑了。
我们军队的规矩，做错了事，就应从容去受死，你不会不知道。
我们在四川做客，得人家种种优待，理应格外谨慎才对得起地方人，你黑夜到监牢里去奸淫女犯，这是十分丑恶的行为，我念你跟我几年来做人的好处，为你记下一笔账，暂且不提。
谁知你又为非作歹了，想拐骗良家妇女，还想回家上山当土匪，重操旧业，这是一种什么打算！
与其放你回乡做坏事，为害乡里，不如杀了你，为地方除害。
其他的话不要再说了，你的女人和孩子我会照料，你勇敢点做个男人吧。
”山大王听了司令官的一番话，不再大喊大叫了，他微笑地向两旁的人点点头，显得平静从容多了：“好好，司令官，谢谢你老人家几年来的特别照顾。
兄弟们，保重，再见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压低嗓子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我还不干！
”司令官仿佛听不到，把头掉向一边，嘱咐副官去买副好些的棺木。
山大王一会儿就被拥簇出了大门，从此不再见了。
沈从文在川东认识的这个朋友从此消失了。
但山大王鲜明的形象一直留在了沈从文的脑海中。
沈从文护照上刘云亭的名字，被朱笔涂去了，沈从文带着这本护照，独自经过无数险滩，返回了保靖。
师生恋刊物停办了，徐志摩劝他：“还念什么书，去教书算了。
”胡适先生当时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讲师。
这不能不说是胡适的开明与胆识。
第一次登台讲课的经历，沈从文终身难忘，也成为文坛经年不衰的轶事趣闻。
那天，沈从文做了充分的准备，讲课备用的资料足足可以供一小时之用。
当他站上了讲台，抬眼一望，下面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
那无数双急切期待的目光，就好像一股股强大灼热的电流，击得他心慌意乱，原先准备好的话语一下子都没了，脑袋“嗡”的一声，变成一片空白。
他感觉自己像在往深渊坠落，而四周却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
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他呆呆地站着，不发一言。
教室里开始骚动起来，同学们交头接耳。
很多同学久闻沈从文的大名，读过不少沈从文写湘西蛮荒之地的小说，今天都是来一睹大作家的风采的，却不知他为何不开口说话。
八分钟，十分钟。
沈从文的紧张竟无形地传染开去，一些女同学也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教室慢慢地倒静了下来。
这十分钟的经历，对于沈从文，真是太漫长了，甚至比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
他开口了，原先准备好的话语就像集聚在闸门口的水，一泻千里，竟然把原先预备的一小时的授课内容，统统倒完了。
接下去，又是窘迫，无言。
最终，他转身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校里议论纷纷，有人嘲笑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
”这议论传到了胡适的耳中，胡适却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在选修现代文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中，有位美丽端庄的女学生，叫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是清同治年间李鸿章统领的淮军中的著名将领，曾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后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
父亲张武龄继承祖产，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投资实业，创办学校，思想开明，凡贫寒人家的孩子上学一律不收学费。
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她排行第三，当时正十八岁，一直在新式学校读书，既是个标准的大家闺秀，又是个受“五四”思潮熏陶的新女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沈从文的心里有了这位姑娘。
当时的沈从文已有二十七岁了，他从未交过女朋友，也没对哪位异性倾心过。
这一次，是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房。
他坐卧不宁，寝食难安，眼前老是晃着张兆和那张美丽微黑的俏脸。
可每当他在校园里、教室外碰见张兆和，他又不知对她说些什么好，他实在是个口拙的人。
他决定用自己的笔，倾诉对张兆和的好感和爱意。
写了第一封情书，接着写第二封、第三封……当张兆和收到了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不知所措，而且起了反感，一个老师，竟给学生写这种东西！
可是她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件事，又怕弄得学校里飞短流长，大家面上难看，所以就只当没这件事，听任沈从文一封情书一封情书地寄给她。
张兆和的不置可否，急坏了沈从文，他希望得到张兆和的明确答复，哪怕是片言只语也行。
可张兆和不但没有回应，而且平时还躲着他，尽量避免与沈从文照面。
沈从文更烦躁不安，他爱张兆和到了发狂的地步，可现实又使他沮丧到要自杀，以死来解脱烦恼。
这件事终于在学校里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张兆和的一个女友对张兆和说：你赶快去对校长说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你要负责的。
张兆和一听紧张了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去找校长胡适，希望胡适能出面制止沈从文继续写情书，她怯怯地对胡适说：“校长，你看沈先生，他给我写信，……我还是个学生，这样不好。”胡适却微笑着，用一副不必大惊小怪的神气说：“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啊，可以通通信嘛。”得不到校长的支持，张兆和只好继续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情书要写你就写，与我无干。
张兆和的沉默并没有让沈从文知难而退，沈从文那“乡下人”的憨劲与犟劲又上来了，他不屈不挠，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一封接一封表白自己情意的信他写了整整四年，一直到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
这时的沈从文已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
那年暑假，沈从文做了个非常关键的决定，决定亲自去一趟苏州张兆和家，让她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个决定最终成就了沈从文和张兆和的美好姻缘。
虽然张兆和从没有回复过沈从文一个字，但那一封接一封滚烫的情书，张兆和还是仔细地读了。
沈从文的情书写得真好啊，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那些饱含忧郁的词句，时间长了，全都积淀进了张兆和的心田。
哪个少女不怀春？
不知不觉张兆和已经习惯了按时接到沈从文的情书，习惯了阅读沈从文向她倾诉的情话。
一份连张兆和自己也未意识到的感情，已悄悄地在她心里萌芽了。
1933年夏季的一天，沈从文出现在苏州九如巷3号张家的门口，那次的探访，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这样记叙：我父亲与继母那时住在上海。
有一天，九如巷3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
家中并没有一人认识他，他来以前，亦并未通知三姐。
三姐当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
他以为三姐有意不见他，正在进退无策之际，二姐允和出来了。
问清了，原来是沈从文。
他曾写了很多信给三姐，大家早都知道。
于是二姐便请他到家中坐，说：“三妹看书去了，不久就回来，你进来坐坐等着。

”他怎么也不肯，坚持回到已定好房间的中央饭店去了。
二姐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至今仍然如此。
等三姐回来，二姐便劝她去看沈二哥。
三姐说：“没有的事！
去旅馆看他？
不去！
”二姐又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于是三姐到了旅馆，站在门外(据沈二哥的形容)，一见到沈二哥便照二姐的吩咐，一字不改的如小学生背书似的：“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你来玩！
”背了以后，再也想不出第二句了。
于是一同回到家中。
沈二哥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
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有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人的著作。
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
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重东西。
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品，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
三姐觉得礼太重了，退了大部分书，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来我们家中怎么玩呢？
一个写故事的人，无非是听他讲故事。
如何款待他，我不记得了。
好像是五弟寰和，从他每月两元的零用钱中拿出钱来买瓶汽水，沈二哥大为感动，当下许五弟：“我写些故事给你读。
”后来写了《月下小景》，每篇都附有“给张小五”字样。
（张充和《三姐夫沈二哥》）张兆和家是个有兄弟姐妹十人的大家庭。
前四朵是姐妹花。
大姐元和，二姐允和，三姐兆和，四姐充和，都是有品有貌的才女，后面六个弟弟。
张兆和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又娶了继母，因为办实业，常住上海。
苏州的家中就一帮儿女和保姆。
张兆和的父亲思想非常开明，对儿女的教育，是让其自由发展，对儿女婚姻恋爱，更加不干涉。
儿女如果告诉他，他就笑嘻嘻地接受，从不去查问对方是干什么的，有多少收入等等，对其门户出身更是没有偏见。
有一次，一位邻居派了媒人来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一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
”从此再没有人向张家提亲了，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婚姻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去‘自’来的。
”沈从文去过一趟苏州，与张家兄妹都较熟悉了，张兆和收了他的礼物，对他也算有了点反应，沈从文感觉好多了。
接下来，他又二赴苏州。
沈从文二次赴苏州后，便和张兆和一起去了上海，看望张兆和的父亲与继母。
这次拜会含有相亲的意思。
张兆和的父亲与沈从文很谈得来，彼此心照不宣。
其实，在这次赴苏州前，沈从文就写信给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请她征询她父亲的意见，并要求张兆和说：“如果你爸爸同意，请一定让我早些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在得到父亲的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一同去了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份电报。
张允和在电文中只用了自己名字上的一个字：“允。
”而张兆和的电文是这样说的：“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电报员好奇怪，问张兆和这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至此，沈从文对张兆和长达四年的马拉松式的追求总算有了圆满的结果。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编辑推荐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